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 第七十三回 煙花女禪堂遇熟客

且說性本將妓女秀蘭帶至這一所板院內，原來是三間禪堂。門上掛著大紅猩猩氈的簾子，窗戶上糊著玻璃鏡。又聽裡面「叮噹」山響，原來是鳴鐘聲。秀蘭正觀未盡，小尼將簾子掀起，說：「施主請進。」妓女忙移蓮步進禪房，只聞得這屋內有安息香、檀香、百合香之味。當中堂屋，迎面放著一張紫檀八仙桌，桌上擺著個大宣窯的古瓷瓶，內插著一枝一尺多長菠菜葉根的珊瑚子樹，右邊是個白玉盤，相襯著三個大香櫞、兩個佛手，當中是一個古銅爐。牆上懸掛著一軸畫，原來是趙子昂的八駿，左右一副對聯，上句是：「雅致塵心冷」；下句是：「清香古柱煙」。西邊套間上，掛著水紅簾子，可是卷著呢，因此才瞧得見裡邊的擺設：迎門放著一張南竹子月牙桌子，後頭畫著個假門，之上還畫著個香色綢子簾子，恰似套間一樣。

列公，瞧著是個假門，原來這就是個真門。推桌而入，令人難測。

妓女看罷，暗暗點頭，說：「好富貴廟呀！」忽見打套間屋內，走出一小尼來，年紀有個十七八歲，原來就是看這禪堂的。

性本一見，用手把秀蘭一指，說：「這位是前來求水的貴客，師父叫我在此處安歇。告訴你咧，我還在前邊伺候著師父去呢。」說罷，翻身而去。

性本說罷翻身去，再把那，性定淫尼明一明。眼望妓女來講話：「施主請進這屋中。」秀蘭聞聽忙邁步，跟著尼僧往裡行。進了屋門留神看，這裡款式更不同：八步牙牀掛帳幔，蘇州絨造是大紅，一對銀鉤上面掛，牀上氈子是白絨。上邊是：閃緞被褥真好看；又有那，鴛鴦枕上繡著那，一雙鸞鳳去和鳴。牀前還擺一物件：檀木腳凳放流平。

銀燭高照明又亮，真有那，椒房之美妙又精。妓者看罷心納悶，忽見那，小尼開言把話云：「施主你也歇著罷，天氣眼看交二更。桌上燈燭不必滅，這就是，玉盞常明萬年燈。」言罷將簾來放下，小尼就往邊行。按下性定出門去，再把秀蘭明一明。獨對銀燈心犯想：瞧光景，準是尼僧不老成。且別管，暫且睡個舒服覺，明日一早進江寧。秀蘭看罷不怠慢，摘去銀環鬢鬆。光景不是好婦女，他與良人大不同：身上衣服全脫去，露出那，雪白身子玉琢成，兩個乳頭真好看，恰似那，發面饅首一般同。還有一件值錢物，價值十二錦連城：就是那，小肚子底下那道縫，好比那，殺人的鋼刀不見紅。有多少，英雄好漢因此喪，萬里江山上面扔。君王好色失天下，官員好色誤前程，買賣好色傷血本，財東知道把你輕。勸君不可入此道，休落得，悔之晚矣總是空。按下閒言歸正傳，再把妓女明一明。

且說妓女秀蘭，將身上衣服全然脫去咧，躺下還沒半個更次工夫，只聽那月牙桌子一聲響，有一扇門往兩下一閃，那張桌子就不見了。假門變作真門，打那門內，走出一眾僧人。

明公，你道那僧人打裡邊來的？聽愚下交代明白：他也是鎮江府內，有一個丹徒縣之內，有一座紹興禪林，他就是那廟裡同和尚第二個徒弟。因出來化緣，來至江寧府。偏偏的他害眼，到這廟內求水，因此與這聖水姑姑就好上咧。他今年才交三十二歲，法名叫淨空，紹興寺學來拳棒，又能飛簷走壁，手使一歲單刀，可以擋五六十人。他又招了兩個僧人：一個是滾馬強盜，懼罪削髮，才入空門，法名天然；他本是紹興人氏，才三十六歲，黑面，目大，大鼻子，一雙牛睛，滿嘴的鬍子好像鐵針一般，手使一條鐵彈杖，重三十五斤，也能飛簷走壁，兩膀有五百斤的力。那一個可是江寧縣的本地之僧，法名了凡，年四十七歲；他與這聖水姑姑早有交情，並不會武藝。因此上，三個和尚就在這聖水姑姑廟內，暗室棲身，合廟僧人，任意姦淫。後又想出聖水治病的方法來咧，不過是哄那愚人以為生意。這三個禿驢，壞得婦女也就不少。書裡講明，言歸正傳。

且說妓女秀蘭留神觀看。

且說妓女留神看，打量出來這名僧：年紀不過三旬外，才剃頭皮亮又青。生成一雙調情眼，雪白大胖在妙齡。身披僧衣是醬色，厚底雲鞋足下登。見他進屋牀上看，妓女在牀眼朦朧。凶僧一見動意馬，上前抱住不放鬆。開言不把別的叫：「可意人兒要你聽。」秀蘭故意一聲嚷：「是誰膽大了不成！擅自強姦良人婦，送到當官罪不輕！」凶僧聞聽說「不怕，就要我也願情！常言寧在花下死，黃泉做鬼也有名。」說著說著不怠慢，摟住妓女豈肯容？書中難以深言講，列位明公豈不明？和尚與他成好事，秀蘭沉吟在心中：怪不得，大人差我將廟進，果然這廟有隱情。

正是秀蘭心裡想，假門內，又來江寧本地僧。秀蘭一見嚇一跳，說道是：「此事今朝了不成！」

且說秀蘭正然沉吟，忽見假門內又走出一個僧人，仔細一看，並不是別處之僧，就是他們本地和尚，法名叫了凡，原先在江寧府城裡，紫石街東頭，玉皇廟內出家——他們兩個早有交情。且說了凡和尚，這一會子色攻了心咧，也等不得淨空乾完了，他就出來咧！來至牀前，借燈光一看，見了妓女秀蘭，他「哼」地一聲，後又說：「奇怪呀！我當是那個，原來是秀姑娘嗎？」秀蘭聞聽，也就難以推托，只得說：「好哇？了師父！」

且說淨空剛完了事，則見了凡走進來咧。一見面，他們倆認得，聽口氣，是有交情。淨空在一旁說：「了師父，你們認識嗎？」了凡聞聽，說：「這是我的乾親家母。」淨空聞聽，說：「站著，站著，你這親家母，家裡還有個什麼人？」了凡說：「老淨，你真不開眼，連個窠內除果都不鑽嗎？你還和哥哥成天家碎大套！」

眾公，這句話，知者的明白，不知者聽之納悶。待在下破說明白！了凡說「窠內除果都不鑽」，是「連個出門子的養漢老婆也不知道」，書裡言明。

淨空聞聽，說：「這事就奇怪！」

自聽了凡一句話，淨空開言把話云：「非是不懂你的坎，此事一定有隱情。他是花街柳巷女，為什麼，又扮良民到廟中？莫非是，何人差他來到此，探聽你我做的事情？」

此事不可不在意，必須把此事問分明。別等到，馬到臨崖收韁晚，船到江心補漏遲。」了凡聞聽說「有理，老淨言詞理上通。」了凡和尚開言道：「秀姑娘留神聽我云：何人差你來到此，假扮良人到廟中？已往從前實言講，方顯咱們舊交情。你要是，瞞哄不肯說實話，想要出廟萬不能！」

秀蘭聞聽嚇一跳，暗說「此事了不成！大人差我來探事，不承望，遇見本地了凡僧！奴今有心說實話，勞而無功少厚成；有心不把實話講，凶僧光景未必容。」秀蘭正在為難處，忽見那，淨和尚急忙跑進去，拿出把，明晃晃鋼刀手內擎。